

寻亲志愿者多方查找，沧县纪云悌烈士的信息被确认——

# 一张照片牵出英烈往事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刘宝江

这是一张特殊的黑白照片，照片记录了一位烈士的容颜。为了保存它，那一年家乡发大水，烈士的亲属顾不上取出家中的任何物品，却蹚着水抢救出了这张烈士唯一的照片。

照片中的人叫纪云悌，沧县人，曾任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通信科科长。1949年1月，在解放天津时光荣牺牲。

也是因为这张照片以及照片背后的故事，“帮烈士寻找亲人”公益行动的寻亲志愿者们再次踏上寻亲之路。经过不懈努力，纪云悌烈士的信息得以确认，并找到了他的亲人。



纪云悌烈士

英雄牺牲于解放天津战役，留下的唯一照片引发关注

7月16日上午，一篇名为《感人泪下的纪云悌照片》的文章在“帮烈士寻找亲人”公益行动微信群里引起了众多志愿者的关注。文章里讲述了原东北野战军通信科科长纪云悌的感人事迹。

1949年1月14日，人民解放军向拒绝投降的天津国民党守军发起总攻。在数百门大炮的轰鸣声中，东北野战军第38军、39军的战士们如潮水般向攻击预备阵地冲向天津西营门城防。西营门、和平门一带建构的城防十分坚固，给解放军攻城带来了巨大困难。纪云悌深知，通信好比军队的喉舌，没有顺畅的通信，战斗的命令就无法快速下达。他主动请缨，奔赴前线，和38军、47军以及总部的几个干部，挤在一个观察所里，密切注视着敌情。

敌人的炮火愈加猛烈。突然间，一颗炮弹袭来，击中了纪云悌所在的观察所，他不幸中弹，年仅27岁。顾不上悲伤，战士们怀着满腔怒火，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最终攻下了天津城。纪云悌牺牲后，东野总部派专人到他的家乡沧县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上，在场的人们无不悲痛落泪。“纪云悌作战勇敢，带兵有方，是个优秀的指挥员。”“他的牺牲，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懂技术的好同志。”大家的话语都带着深深的痛惜。

纪云悌生前很少照相，战火纷飞的时代，仅留下了一张黑白照片。当时，这张照片被挂在了追悼会现场。随后，部队将烈士这张唯一的照片交给了他的家人保存。“这是我们家里的英雄。”他的家人视照片为家中至宝，高高悬挂在家里的土墙上。

1963年6月，全县连降大雨，无情的洪水漫过堤坝的河水，朝着许村涌来。“带上要紧的东西快跑啊！”村子里的人们高声呼喊，有的早早爬上了屋顶和大树，有的还试图从家里带出些值钱的东西来。纪云悌的嫂子顾不上家中的其他物件，她心心念念惦记的，是那烈士留下的唯一遗照。她蹚着深至胸部的水，从家中抢出这张烈士的照片。等她爬上高处一看，洪水已经淹没了她的家，除了这张照片，她什么也没带出来……

发现这段故事的，是献县文史爱好者张纪岩。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红色历史研究，搜集整理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并加入了“帮烈士寻找亲人”公益行动。他的初衷，就是挖掘更多的红色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纪岩在网上搜索资料时看到了纪云悌烈士的照片以及背后的故事，便将它发到了“帮烈士寻找亲人”公益行动微信群中。深受感动的同时，寻亲志愿者们也发现，关于纪云悌烈士的信息，当地志书以及中华英烈网上并没有相关记载。

为了了解纪云悌烈士的相关信息，找到他的亲属后代，大家到处搜集查找资料，在微信群里各抒己见，再次踏上了为烈士寻亲之路。

## ◆ 曾任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通信科科长，众志愿者为烈士找家

寻亲公益团队志愿者王吉仓是一名律师，多年来帮助不少烈士找到了家乡、亲人。在为烈士寻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翻阅手里的志书和数据库，找到了两条关于纪姓烈士的信息，一位叫纪云才，沧县皂坡人，牺牲于朝鲜；另一位叫纪根芝，1921年出生，沧县许村，1937年参加革命，1947年牺牲，天津，四野连长，安葬于许村。似乎与了解到的纪云悌烈士的信息并不相符。

黄骅寻亲志愿者王龙海通过网络搜索发现，天津西青区烈士陵园有关于纪云悌烈士的资料，但关于他家乡的具体情况没有介绍。

## ◆ 几经寻找挖出烈士生前事，曾被称为平津战役十三棵青松之一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王吉仓翻阅了《沧州红色记忆》一书，意外发现其中竟有纪云悌烈士的明确记载，文中写到：纪云悌，又名纪根芝。

在另外一本《沧县村落史略》中的“许村”章节中，也详细记录着：纪根芝，又名纪云悌，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牺牲，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通信科科长，正团级。后来，他被党史专家誉为平津战役十三棵青松之一。

纪云悌烈士的信息被确认后，王吉仓马上联系了沧县崔尔庄镇许村当地百姓，并最终联系上了烈士的侄子，今年67岁的纪烈波。

7月23日，王吉仓、本报记者以及沧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工作人李建国便马不停蹄地来到了纪烈波的家。透过他的讲述，大家也终于了解了纪云悌烈士光荣而短暂的一生。

纪云悌，又名纪根芝，1921年6月出生于沧县许村一个中等富裕家庭，与纪晓岚同属一个大家族。1936年，就读于泊头师范学校。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影响，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七七事变”后，学校停课。国难当头，纪云悌选择投军革命阵营。

1938年4月，在父母为他操办完婚事的第九天，他随家人，与泊师同学参加了八路军冀中军区某部，转战冀中平原抗日前线，并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纪云悌天资聪

很快，张纪岩又发现，平津战役纪念馆里存放着一张原由纪云悌家人保存的《华北人民政府革命牺牲人家属光荣纪念证》。上面记录，纪云悌的籍贯为“河北省建国县许家村”。但是，建国县成立于1939年，原为河间、献县交界及沧县西部地区，属晋察冀边区冀中第三专区。1954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建国县，将原辖地分别并入沧县、河间和献县。而现在的沧县崔尔庄镇（曾属献县）许村，位于沧县西，也称许家村。

烈属证上面还清晰地记录着纪云悌1938年6月入伍，曾任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通信科科长。

信息查找至此，志愿者们不禁感叹：无线电通信，好比军队的“眼睛”，曾在解放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全国的解放以及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而纪云悌就曾担任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通信科科长，想必他一定才智过人。

这时，大家也发现，王吉仓之前查找的“纪根芝”烈士的信息似乎和要找的纪云悌烈士有许多相似之处。如果能够确定二者是同一人，那么纪云悌烈士的信息便可以确认。记录于《沧县志》的纪根芝烈士的信息也将得以纠正，最终都会被载入烈士英名录和中华英烈网中。

慧，基础知识扎实，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被列为军事通信人才重点培养。

1940年初，在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许村组建了党支部，成为抗日堡垒村。为了不连累家人，纪云悌从踏上战场的那天起，没有给家人写过一封信。

纪烈波说：“叔叔原名纪根芝，参加革命后改名为纪云悌，他上有一个哥哥、俩姐姐。”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作出重要的战略决策：“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从解放区抽调主力部队和大批干部到东北开辟工作。1945年10月，纪云悌随部队到达沈阳，任东北民主联军前敌总指挥部通讯科科长。1946年，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通讯处通信科科长。

1947年11月，为适应战局发展和培养解放军通信干部人才，纪云悌奉命带领相关人员赴冀东地区挑选了120余名青年学生，到东北民主联军通讯学校就读。他结合自身工作实践经验撰写辅助教材给予业务指导，对通讯队伍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8年8月，纪云悌升任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通讯处通讯科科长。同年11月，他与东北野战军几十万战士奉命隐蔽入关，开赴华北战场，12月中旬跟随部队参加平津战役。东北野战军解放天津前线指挥部设在杨柳青东桑园。纪云悌安排通讯科10名战士组成的小分队，日夜守候监听天津与北平守敌的通话内容。

在进攻天津前，纪云悌给家中父母寄来了一封信，信中说：等天津解放后，就回家看望亲人。

1949年1月14日，围城的解放军战士发起了总攻，经过

29个小时的激战，解放军在15日凌晨从西营门、东局子等处撕开了敌人防线。纪云悌在战斗中最为激烈的西营门外，冒着枪林弹雨观察敌情时，不幸被敌炮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27岁。同时，他也是解放军在这次战役中牺牲的13位团职指挥员之一。

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刘亚楼在《关于天津作战经验教训的报告》中，为这些指挥员的牺牲感到痛惜。党史专家赞誉这13位烈士为“十三棵青松”。

此时，纪云悌的家人还在翘首盼望着他的归来，等来的却是他牺牲的消息。得知儿子牺牲，他的父亲马上坐车来到了天津。部队安排车辆和人员，将遗体运回老家安葬，并举行了追悼会。

“听我母亲说，和遗体一起运回来的还有那张我叔叔的唯一照片、烈属证，爷爷奶奶不在了，就一直交给我母亲保存。”纪烈波说，母亲一开始将照片悬挂在墙上，后来就把它放到了柜子里，时不时地拿出来擦拭一下。

纪烈波还说，虽然母亲没有什么文化，但她知道这张照片的意义，没事时就给他们讲述烈士的英勇事迹。而洪水中取照片也确有其事。

1997年，平津战役纪念馆建成，工作人员曾来到纪云悌烈士的家乡，搜集整理烈士的资料。纪烈波的母亲史维坤将这张珍贵的照片和烈属证捐献了出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还以《寻觅英雄》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今年2月，沧县政府联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在许村南面为纪云悌烈士树碑立传。纪烈波说，为叔叔立碑曾是母亲多年的心愿，如今终于实现了。



纪云悌烈士的侄子纪烈波

## “帮烈士寻找亲人”公益行动

# 唤醒城市的记忆

本报记者 杨静然 赵宝梅 摄影 魏志广

青砖斑驳的正泰茶庄、人少车稀的新华路、走街串巷的胡同大妈……一条条熟悉的街道、一座座老去的建筑，唤醒了多少沧州人的记忆。

7月23日，一场名为《记忆·沧州》的城市变迁摄影展在“理享艺术空间”隆重展出。影展作品的创作者是62岁的摄影人宗增顺。30多年来，他走遍沧州的大街小巷，拍摄了数千张珍贵照片，从中精选了50多幅展示出来，不仅为人们呈现了沧州市区30多年的变化，也留住了沧州人的乡愁。

此次展览自7月23日开始，将持续10天。

## 30余年记录沧州变迁

炽热炎炎，风似热浪。御河路“理享艺术空间”也因一场特别的摄影展，吸引了众多人流连观看。

30年前的沧州市区是什么样的？还记得沧州第一条柏油马路——新华路，30年前的模样吗？你知道南湖公园建起之前是什么样的？曾经的小南门有多么繁华？老沧州人口中的锅市街、缸市街具体在哪里？30年前的沧州市人，过着怎样的日子……

在宗增顺的照片中，都可以找到答案。隔了岁月看，照片除了记录当时的建筑外，还传递出独属于那个时代的人文气息。有人甚至给出了“三十年沧桑巨变，半甲子无悔坚守”的评价，还有人说这是了解沧州发展变化的一次史书级摄影作品展。

## 镜头对准老街巷老建筑

宗增顺至今仍记得1988年一个冬天的周日。那天天气很冷，他骑上“二八”自行车，脖子上挂着他攒了好几个月工资买的一台相机，从荷花池对面的鼓楼街东营子平房里骑出来。当他把镜头对准一条胡同，周围的人们挺纳闷：拍这个干啥？宗增顺笑笑，没有回答。

他当时也没想到，在此后30多年里，自己会将镜头一次次地对准这座城市的发展变化。时光流逝，城市早已变了模样，而他拍摄积累下的数千张照片，已成为这座城市珍贵的“记忆”。

宗增顺是沧塑集团的一名退休职工，摄影是他多年的爱好。上世纪80年代，因为单位经常派他到北京、济南等地出差，看到大都市高楼大厦林立，他触动很大，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随着城市的发展，逐渐消失的老街巷、老建筑应该记录下来。当城市变成另外一番模样时，这些照片就会成为城市变迁的见证。

回到沧州后，宗增顺便着手拍摄，从身边的住所、儿时的街道，到沧州的标志性建筑、公园和车站，他边拍边学。30多年来，他走遍了沧州的大街

## 用经纬度标注准确位置

参观摄影展的人们不难发现，展出的作品上面大都标注了经纬度，而且是以前后变化的对比照片呈现在观者眼前，这就是宗增顺此次布展独具匠心的一点。

在他看来，即便过去的老建筑拆了，老街道没有了，但用经纬度标注的位置不会变。当你走进这个经纬度的范围，就知道了曾经那座老建筑、老街道的具体位置。

“比如说建华街、缸市街、小街子这些老街道，现在去找很难找到具体的位置，但是我用特定的软件记录下它们的经纬度。每当走到这个经纬度的位置，你就知道这里就是曾经的哪条街、哪条巷。”

展出的50多幅作品，都是宗增顺从上千幅摄影作品中精心挑选出来的。这也是他个人举办的首次摄影作品展。

现场，最忙碌的也数宗增顺，他热情地为嘉宾们介绍着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大家鼓掌赞叹，驻足凝视，仿佛在老照片中寻找着过去的回忆。

这是一张拍摄于2001年的黑白照片，照片记录了原鼓楼街东营子一带的景象。照片中的低矮平房如今已经变成了现代化的高层居民楼。一位六旬阿姨在旁边驻足许久，并兴奋地告诉孩子：“这就是我小时候生长的地方！”

那些普通的街巷、房屋、河流，如今在影像中都变成了沧州市人最深情的回忆。



小巷，用镜头记录下了这座城市的匆匆脚步、繁华变迁。

作为土生土长的沧州市人，宗增顺对老沧州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鼓楼街、缸市街、东风路、天一坊……那些他小时候经常走或时常出入的地方，自然就成为他镜头中的风景。

不仅如此，为了准备这次展览，宗增顺把老照片里的街巷、建筑都重新走了一遍，拍摄了现在的样子，以此与过去形成鲜明对比。

“这就是一种连接，同一位置、不同时间拍摄的照片放在一起，就把现在与过去连接在了一起。”他说，透过照片对比，能够清晰地看到城市发展的脉络。

从兴趣到热爱，再从热爱到责任，宗增顺对于摄影的执着不曾改变，他依旧在每个周末出现在沧州的大街小巷中。哪里有拆迁的消息，也依旧能看到他拍摄的身影。如今，宗增顺拍摄的数千张老照片历久弥新，已经成为沧州城市变迁的见证，被收藏，被展示，被传扬着。



宗增顺（右二）讲述照片背后故事